

审美狂欢：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影视热点透视

□宋毅 [莆田学院 莆田 351100]

[摘要] 通过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分析《红高粱》、《甲方乙方》、《武林外传》以及湖南卫视精心打造的“超级女声”等影视热点的狂欢化表现,探讨狂欢化深受观众欢迎的原因,在传统遭受颠覆的背后,体现的是人们文化审美观念的转变,这一转变使大众更为喜欢滑稽幽默、搞笑热闹的喜剧。

[关键词] 影视热点; 审美; 狂欢化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9)05-0057-04

一

“狂欢化”理论来源于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文化,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提出的一个文学理论。巴赫金认为,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是刻板的、严格遵守等级制度的、宗教清规的生活,充满禁欲、严肃、崇高,另一种是狂欢节式的自由自在的疯狂恣情的生活。后者由于摆脱了特权、禁忌而成为人们真正真实的存在形式。他在研究了文艺复兴文学特别是塞万提斯和拉伯雷的作品之后指出,这个时期的一切文学体裁几乎都被狂欢化了。巴赫金挖掘研究人类狂欢化文学的深层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诗学的挑战,是为了颠覆旧的诗学理论。如今,巴赫金所提的“狂欢化”理论,已从当初针对文学作品的论述发展到整个大众文化及社会消费领域,并且已经内化为人们的艺术思维方式和独特的世界观,对人们的生活和审美观念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下面本文进一步结合近些年的影视热点加以分析。

二

在“文革”后的当代电影中,《红高粱》是20世纪80年代较能体现“狂欢化特征”的一部,可以

说它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民间再现,同时,它也较好地诠释了“狂欢化”的诗学理论。在这部影片中,整个民族的性格和世界观都染上了“狂欢化”的色彩:那一片火红的高粱在风中劲舞,体现了一种野性的原始力量,同时,象征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狂放不羁的性格。男主人公没有一丝世俗的观念,有的是激昂的酒神精神,他浑身充满力量和激情,在迎亲路上竟把别人的新娘强奸了。电影《红高粱》里一个引人注目的场景就是酒坊里酒坛启封仪式,一群真实、坦荡而放浪形骸的汉子为所欲为,他们想喝酒就喝酒,想骂人就骂人。巴赫金“狂欢化”理论是以酒神崇拜为核心的,而这群汉子身上就有狂欢化精神。影片中出现的残酷的剥人皮场景,同时也是“狂欢节”中出现“虐待狂”倾向的表现。影片最后的悲壮性结尾:汉子们用自酿的酒炸毁了日本的军车,同日本军同归于尽的情节,观众从中品味到的不完全是悲壮,更像是参与了一场生死狂欢——火中毁灭与再生的狂欢。电影《红高粱》较早地为中国观众输入了狂欢的概念,对人们解放思想、打破陈旧观念起了很好的作用,它倡导一种无等级观念的生活观,颠覆陈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希望人们尽情宣泄自己的原始本能,张扬自己的生命张力,在今天仍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

冯小刚与喜剧演员葛优合作的“贺岁片”系列

[收稿日期] 2009-01-09

[基金项目] 本文为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众文化现状研究”(JB05281)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宋毅(1966-)男,莆田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也比较符合“狂欢化”的基本特征。尤其是冯小刚的早期作品,如《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等,喜剧色彩都很浓。以他的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为例,该剧剧情不乏荒诞色彩,片名“甲方乙方”就给人游戏的感觉,参与游戏双方一是梦想圆梦的甲方,一是帮助圆梦的乙方,而从公司招牌看也包含了游戏的基本特点:“好梦一日游”。好梦意味着美丽的非现实性,一日既是游戏规则,又表明其短暂性,而“游”既可以是一种时间性的游乐,也可以是状态的逍遥。于是,电影以此为线索把这几个故事像糖葫芦那样串起来:他们让小书店老板去圆“巴顿将军”梦;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厨师去圆“义士”梦;让一个生活中的大男子主义者去圆“受气”梦;让一个暴富起来的大款去圆“受苦”梦;让一个名演员去圆“普通人”的梦;最后让一对长期两地分居的小知识分子圆了“团聚”梦。电影通过这些看似荒诞,但实际上很贴近现实生活的小故事,把普通小人物的生活理想作了充分的展示,还对“暴富者”和“明星”加以善意的嘲讽。这种嘲弄不但表现在故事情节上,同时也表现在人物语言上,影片最可乐的一个段落莫过于川菜厨子的“守口如瓶”,本来“打死我也不说”是说话者意向的表达,但是在片中,它却从主观内容变成说话者要保守的秘密,即变成客观的信息,然而,“我”的参与使这种主观到客观的转化不仅难以实现,同时还从中派生出另一个矛盾的对立,即“软硬都吃”的“我”经不起威逼利诱,此话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我”脱口而出,那么“我”本身的表现与这句“坚定顽强”的话语内容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产生无穷的快意,而这是通过语言游戏延伸开来的。其他几部电影也同样如此。可以说“冯氏电影”最醒目的特点是“调侃”:它取消生存的严肃性,将沉重的人生化为轻松玩笑;它基本上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语言和游戏的快感就是一切;它往往拒绝生命的批判意识,还常把承担化为笑料加以嘲弄;它迎合大众的看客心理,把生活和生命中本该经历和正在经历的苦难化作轻松的调侃,于是“好好活着”成了必然的结论,大众的宣泄和意识形态的驯服在这里得到奇妙的统一。可以说,冯氏贺岁片体现了社会下层人的生存处境,他以特殊的视角和特殊的笑武器观照出现存生活的怪诞离奇,因而受到观众的追捧。

相比之下,香港艺员周星驰主演的一系列“无厘头电影”则是史无前例地具备了浓厚粤港气息的

“狂欢化”特征,它们以其“戏仿”的方式颠覆了旧的伦理与传统,在影视界掀起阵阵热潮,制造出无数的影迷。无厘头电影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香港社会各方面价值观念的深刻的变化。周星驰身上综合了现代都市人的清新气息、正常思维、世俗观念、流行文化和当下需求,精辟提炼了90年代香港社会的诸多特征,通过个性化和狂欢式的商业制作,无厘头电影不经意成为“后现代”文化景观中独具魅力而占尽卖点的风景线。从无厘头电影的模仿定式、反讽套路、充满预言暗示和象征色彩和对经典文本的戏仿、对传统文化的背叛及作品推出后的“性情解读”,不能不从揶揄模拟的深处读出真正的诗意,从玩世不恭的背后读出艺术的严肃。就像德国大诗人海涅所说:哈姆雷特从巨人身上看出风车,从贵妇身上看出了娼妓,从宫廷典礼看出了傀儡戏。只要中国人的本性还没有根本改变,周星驰的搞笑就永远有意义,值得警戒和自嘲。不管怎么说,真正蕴涵喜剧精神的艺术品类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弄到一定的份儿上,都会使我们生出恐惧和眼泪,而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尤其是《大话西游》和《九品芝麻官》,带给中国人许多别样的快乐、别样的感动和看完后的浑身一激灵。

三

除了电影,电视在大众文化的传播发展中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从少儿爱看的动画片,到情景喜剧,再到成人喜欢的娱乐节目,荧屏内外充满了大量的狂欢景观。《猫和老鼠》是一部难得的表现狂欢精神且受到小孩儿和大人喜爱的动画片。猫本是老鼠的天敌,其生存关系是无法调和的,可是在动画片中,猫和老鼠的关系发生了逆转,老鼠变得聪明勇敢,而猫却变得愚蠢胆小。现实完全被颠倒过来,怪诞离奇的事情在猫和老鼠之间出现了,二者对立的关系被滑稽地结合在一起。这反映了人们内心希望弱小战胜强大、颠倒传统压迫、追求换位体验的强烈愿望。于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出现在“狂欢化”的动物世界里,使人们在观看动画片的过程中感同身受了一把“狂欢化”的自由和乐趣。动画片《兔子等着瞧》也是如此:说“兔子等着瞧”不是别人,正是兔子的天敌大灰狼,每次它们相遇之后,吃亏受气上当的总是大灰狼,本来处于强势地位的大灰狼被处于弱势地位的兔子搞得没有一点办法。大灰狼在此就相当于巴赫金狂欢文化中的被“脱冕”的国王。

2006年热播的《武林外传》也是网络时代一起引人注目的娱乐现象。其之所以受欢迎,也是狂欢化世界观渗透的结果。作为情景喜剧《武林外传》的叙事带有明显的解构特征,它融入多种元素,通过极其日常化的柴米油盐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对那些拟想中的、虚妄的“神圣价值体系”予以调侃与解构,赢得大量观众。剧情背景在明代,一个叫郭芙蓉的小丫头初入江湖,欠了钱财,无奈被困在“能人辈出”的同福客栈,于是引出佟湘玉、白展堂、吕秀才、李大嘴、莫小贝以及刑捕头燕小六等几个性格各异、幽默搞笑的人物。原本是武侠剧,应该有室外的打斗镜头,而导演尚敬偏偏把武侠剧放在室内演,走情景喜剧的套路,制造了矛盾而陌生化的效果。整部戏用戏仿和拼贴的手法达到了解构性叙事的目的。演员们穿着古代的衣服,说着现代的语言,还唱着流行歌曲,不时地还插几句英文。大量的广告用语和娱乐节目都融入到故事的叙事中,比如李咏主持的“幸运52”、王小丫的“开心辞典”,甚至超级女生的PK选秀都在剧情中以戏仿的形式被解构和颠覆。而且《武林外传》里的江湖还有时空交错的现象,莫小贝的一个梦就到了当下,七侠镇成了现代的影视基地,吕秀才成了大款,侠女成了小秘。另外,剧中对所谓的“武林大侠”也进行了彻底的解构,达到反讽江湖英雄的目的。例如白展堂顶着“劫富济贫”的口号,到了关键时刻却牺牲他人而保全自己;算账的吕秀才没有丝毫武功却歪打正着地混了个“关东大侠”的称号。正如导演尚敬所说,这部戏就是用“玩笑的口吻、喜剧的姿态反讽武侠”,“我们将那些所谓的大侠以及如何成为大侠的神话一一戳破,就想告诉人们,传说中的武林高手和盖世绝技,常常是凭空杜撰的”^[1]。其实《武林外传》里每集故事都是无关痛痒的生活琐事,即使是爱情,也成了闹剧的表演,一切叙事都成了游戏和玩闹,导演和演员用讽刺和戏谑的方式制造了无厘头的喜剧效果,使之带有极强的后现代色彩,人们在捧腹大笑的同时,感到现实的荒诞与无奈,这完全是后现代文化中解构主义的一种表现,旨在改变人们长久以来压抑而沉重的生活态度。导演在非理性、拆解中心的叙事过程中,希望人们能够重新寻找到轻松、乐观的人生方向。

在成年人的娱乐节目中,2005年湖南卫视打造的“超级女声”节目,也是人们不能忘怀的一个热点,其涉及面之广,参与人数之多,节目收视率之高,粉丝情绪之狂热,所引起的社会反响之大,可

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与20年前的摇滚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文化领域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奇迹,成为大众文化语境下一次盛况空前的平民狂欢的文化消费范本。今天,不论我们从哪个角度看“超女现象”,都可说是大众娱乐文化的一次巨大成功。这一成功是各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是主办方湖南电视台为活动搭建起了一个全方位开放的表演舞台。二是众多“超女”的广泛参与和忘情投入,有的哪怕当众卖乖露丑出洋相被人哄笑也在所不惜。三是广大观众以空前高涨的热情积极参与,有的甚至比“超女”本身还要狂热和较真,几乎达到了迷狂的程度。在狂欢与呐喊中,人们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淡化了原本复杂的人际关系;在晋级与淘汰中,人们得到社会生活的经验,提前接受现实的承认与否定;在激动与伤感中,人们找到宣泄的途径,平衡了失落在重压下的疲惫身心。现场演唱与互动,在线参与与观看,如此种种都打破了工作状态和现实生活中的既定社会等级、权利规范和生活律条,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无等级性、全民性和节庆性的特点,带有一种狂欢化的体验和感受。不同身份、年龄、地域的人在观看参与节目的过程中,都一定程度拉近了距离、消弭了差别、取消了身份上的不平等,除却了工作的束缚、事务的纠缠、名利的追逐、社会的禁忌,从而进入一种类似节庆意义上的愉悦和本真状态。在这里,“狂欢”成为自由者的精神家园,“成为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方式”^[2]。

四

总之,从目前传媒上诸多引人注目的影视热点看,审美化狂欢是当今最活跃、最有特色、最有潜力的卖点,它给人们带来的是精神的复归和身体的快感。现实世界中的中国人虽然不能像西方人的狂欢节一样直接地放纵和张扬,但却可以通过各种“狂欢化”审美行为,隐蔽或变相地实践和体验着“第二种生活”所带来的自由和欢乐。在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文化世俗化和商业化使人们的生活观念和审美观念都发生了转变,传统的审美趣味指向宁静、祥和、庄重和崇高,并且注重精神层次的提升,寻求审美的超越与心灵的净化,而当下大众的审美趣味却开始转向浅层次的心理愉悦和感官满足,人们更注重个性的张扬、主体的宣泄和身体的快感。这一审美趣味的转变使以前悲剧艺术中所蕴涵的崇高、优美、典雅的美学境界仅仅成为少数学

院派研究者的话题,而大众更多的是喜欢滑稽幽默、搞笑热闹的喜剧。“狂欢”俨然成为调节生活压力的一道“安全阀门”,并且渗透到文化消费的各个层面,成为大众文化语境中一道迷人的风景。当然,我们也要反思该文化现象的弱点,有时它的游戏玩闹会影响我们对社会更深的思考力,只有用审慎的态度才能够把握该文化现象的精髓,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清醒地审视当代大众文化。

参考文献

[1] 搞笑的触角伸到古代《武林外传》 讽刺武侠剧 [DB/OL] [2005-04-05]. www.XINHUANET.com.

[2] 巴赫金. 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M]. 李兆林, 夏忠宪, 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11.

[3] 巴赫金. 诗学与访谈[M]. 白春仁, 顾亚铃, 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171.

[4] 王建刚. 狂欢美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1: 105.

[5] 王岳川.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J]. 中国社会科学, 1996, (3): 56.

[6] 谭亚明. 周星驰现象研究[A]. 莱洪声, 宋家玲, 刘桂清. 香港电影80年[C].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226.

Esthetic Celebration: Film Hot Spot Perspective under Popular Culture Context

SONG Yi

(Putian Academy Putian 351100 China)

Abstract By means of Bakhtin's Ecstatic theo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arnival performance of Red Sorghum, Dream Factory, and Super Girl which Hunan Satellite TV carefully orchestrated. It explores the reason why carnival is so popular. Behind the tradition being subverted, it embodies the change of people's concept of culture and aesthetic. This transition makes general public more like the funny, humorous and lively comedy.

Key words film hot spot; taste; Ecstatic

编辑 刘 波

(上接第43页)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ystem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Development

LI Ya-Xing CHEN Jian-hua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is th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s, including Deng Xiaoping Theory, "Three Represents", and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Mao Zedong Thought are the same strain and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which can be studied from the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herited the philosophy of Mao Zedong in the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he practice of epistemology, an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ed creatively Mao Zedong Thought on political economics including three aspects of economic mode, economic systems,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ranscended th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o Zedong's socialist ideology in the nature of socialism,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road.

Key words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o Zedong Thought;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编辑 刘 波